



该怎么描述心中的大运河？原本以为这会是个相当简单的任务，真到执笔在手才发现自己的语穷字尽。恍悟，对大运河的感受太多、太琐碎、太复杂，会多到难以表达，就如车辆的突然增多，会堵塞道路一样。

我们沿河南下，去捡拾有关大运河的记忆。每到一处，每见一景，对大运河的理解便增加一分。这样一路走来，各种感情交织缠绕，有了一个杂乱却有序的线团。线团外贴着一张表明身份的纸条，上边只写了四个字：昔日繁华。

那确实是昔日的繁华。设在洛阳的“国家粮库”回洛仓，早没了金色的粮食，独剩空荡荡的土坑；淮北柳孜桥墩遗址，我们还能看到那巨大的铁锚，夹杂

着汉画像石的桥墩，深埋泥土的碎瓷片，唯独不见响亮的船工号子；主管全国漕运的漕运总督府，在淮安只剩一片碎石瓦砾，更多历史正在人们脚下碾压；还有“人家尽枕河”的古镇河下，已丢了人居的喧闹，正和屋门外聊天的老人一起衰老；扬州城里的大运河碧波荡漾，风光依旧旖旎，唯独缺了船来舟往、帆樯如林的繁忙……

我们翻开大运河的一片瓦砾，努力追寻着历史的脚步。我们拜访大运河的一个个遗址，尽力搜寻大运河曾经的辉煌。但我们看到的，听到的总是太少，我们无法复原大运河曾经的繁华。繁华、财富、文化、历史，还有种种的传说故事，风土人情，都已随大运河里的水，或干涸，或流淌。

# 千年繁华坠入寥落遗痕

摄影 / 晚报记者 张辉 ■ 文字 / 晚报首席记者 贾若晨

